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鏡 花 緣

(中)

李 汝 珍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書叢本基學國

鏡花緣卷之八

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東牀婿 壯士愁爲舉案妻

話說國舅聞唐敖之言，不覺點頭道：「貴人所言這個疏字，頓開茅塞，足見高明。想來敵邦水患，從此可以永絕了。老夫還要回去覆命，暫且失陪。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，分付人役預備酒宴，小心伺候。乘輿呵殿而去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之事，若據前日用兵征勦光景，竟是毫無挽回。今日據國舅之言，又像林兄不久就要回來，莫非林兄前日竟未成親，令人不解。」唐敖道：「大約此事全虧衆百姓之力。國王恐人衆作亂，所以暫緩吉期，也未可知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且慢慢再去打聽。」第治河一事，關係非輕，倘有疎虞，不但林兄不能還鄉，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。」老夫頗不放心。明日看過河道，唐兄究竟是何主見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個河道，其實看也罷，不看也罷。小弟久已立定一個主意。我想河水氾濫爲害，大約總是河路壅塞，未有去路，未清其源，所以如此。明日看過，我先給他處處挑挖極深，再把口面開寬，來源去路，也都替他各處疏通。大約河身挑挖深寬，自然受水就多。受水既多，再有去路，似可不致氾濫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治河既如此之易，難道他們國中，就未想到麼？」唐敖道：「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，我喚了兩個人役，細細訪問。此地向來銅鐵甚少，兼且禁用利器，以杜謀爲不軌。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。惟富家間用銀刀，亦甚希罕。所有挑河器具，一概不知。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鐵，明日小弟把器具畫出樣兒，教他們製造。看來此事尙易成功。多九公道：「原來此地銅鐵甚少，禁用利器，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挂招牌，俱寫咬片咀片。我想，好好藥品，自應

切片。慫麼倒用牙咬。腌臢姑且不論。豈非舍易求難麼。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。今聽唐兄之言。無怪要用牙咬了。我們家鄉藥店。雖用刀切。招牌亦寫咬咀字樣。雖係遵着古人醫書。誰知這典故卻出在女兒國的次日。國舅陪唐敖出城看河。一連兩日。看畢回來。唐敖道。連日細看此河受病處。就是前日所說那個疏字缺了。以彼處形勢而論。兩邊堤岸高如山陵。而河身既高且淺。形像如盤。受水無多。以至爲患。這總是水大之時。惟恐衝決漫溢。且顧目前之急。不是築堤。就是培岸。及至水道並不預爲設法挑挖疏通。到了水勢略大。又復培壅。以致年復一年。河身日見其高。若以目前形狀而論。就如以小浴盆置於屋脊之上。一經漫溢。以高臨下。四處皆爲受水之區。平地卽成澤國。若要安穩。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。盆低地高。既不畏其衝決。再加處處深挑。以盤形變成釜形。受水既多。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。國舅道。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。恰中其弊。足見天朝貴人留心時務。識見高明。至浴盆屋脊之說。尤其對症。真是指破迷團。惟求貴人大發惻隱。早賜拯拔。使敝邦屋脊之禍水。由地中行。永慶安瀾。得免塗炭。不獨蒼生感戴。卽敝邦國主。亦當銘感不忘。但挑挖深通。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。尙求指教。唐敖道。敝處所用器具甚多。無如貴邦銅鐵甚少。無從措辦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今既一無所有。縱使大禹重生。亦當束手。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銅鐵。製造尙易。第河道一時挑挖深通。使歸故道。施工甚難。蓋堤岸日積月累。培壅過多。下面雖可深挑。而出土甚覺費事。倘能集得數十萬人。夫一面深挑。一面去其堤岸。使兩岸之土。不致壅積。方能易於蒧事。不知人夫一時可能齊集。國舅道。若講人夫。貴人只管放心。此地河道爲患已久。居民被害已深。聞貴人修治河道。雖士商人等。亦必樂於從事。況又發給工錢飯食。那些小民。何樂不爲。但

還有一事。昨日所看此河東首刷淤之處。貴人曾言彼處當年辦理不善。以致淤沙停積。水無去路。因而時常爲患。其受病之由。尙求指教。唐敖道。凡河有淤沙。如欲借其水勢。順溜刷淤。那個河形。必須如矢之直。其淤始能順溜而下。昨看那邊河道。到了刷淤之處。河路不直。多有彎曲。其淤遇彎。卽停。何能順溜而下。再者。刷淤之處。其河不但要直。並且還要寬至窄。由高至低。其淤始得走而不滯。假如西邊之淤。要使東去。其西邊口面。如寬二十丈。必須由西至東。漸漸收縮。不過數丈。是寬處之淤。使由窄路而出。再能西高東低。自然勢急水溜。到了出口時。就如萬馬奔騰一般。其淤自能一去無餘。今那邊刷淤之處。不但處處彎曲。而且由窄至寬。事機先已顛倒。其意以爲越寬越暢。那知水由窄處流到寬處。業已散漫無力。何能刷淤。無怪越積越厚。水無去路了。國舅連連點頭道。貴人高論。勝如讀河渠書。溝洫志。但開工吉期。定在何時。以便啓奏國主。諭令該管各官。早爲預備。唐敖道。此時必須先造器具。明日國舅多派工匠。過來。俟器具造齊。再擇吉期開工。國舅點頭。卽命隨從。速傳工匠。明早伺候。並多派人役聽候差遣。說罷。別去。唐敖將器具樣兒畫了。並託多九公照應。把鐵發來。次日。許多工人傳到。唐敖把樣兒取出一指點。登時開爐打造。衆工人雖係男裝。究竟是些婦女。心靈性巧。比不得那些蠢漢。任你說破舌尖。也是茫然。這些工人只消略爲指點。全都會意。不過兩三日。都造齊備。擇了開工吉期。是日。國舅同至河邊。唐敖命人逐段築起土壩。先把第一段之水車。到第二段壩內。卽將第一段挑挖深通。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。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。再挑第二段。逐段都動起工來。總是儘力深挑。後來所挖之土。一時竟難上岸。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內。用轆轤攪上。每取土一筐。要費許多氣力。好在衆百姓年年被這水患鬧。

怕此番動工。舉國之人。齊來用力。一面挑河。一面起堤。不上十日。早已完工。又把各處來源去路。也都挑挖疏通。這裏唐敖指點監工。那衆百姓見他早起晚歸。日夜辛勤。人人感仰。早有幾個老者出來攢湊銀錢。仿照唐敖相貌。立了一個生祠。又豎一塊金字匾額。上寫澤共水長。四個大字。此事傳入宮內。早有一位世子把這情節對林之洋道說。原來林之洋那日同國王成親。上了牙牀。忽然想起當日在黑齒國妹夫同俺頑笑。說俺被女兒國留下。今日果然應了這事。竟有預兆。那時九公會說。設或女兒國將你留下。你卻怎處。俺隨口答道。他如留俺。俺給他一概弗得知。這話也是無心說出。其中定有機關。今日國王既要同俺成親。莫若俺就裝作泥塑木雕。給他一概弗得知。同他且住幾時。看他怎樣。因存這個主見。心心念念。只想回家。一時想起妻子。身如針刺。淚似湧泉。又想自從到此。被國王纏足穿耳。毒打倒吊。種種受辱。九死一生。這國王怎般狠毒。明是冤家對頭。躲還躲不來。怎敢親近。如此一想。燈光之下。看那國王。雖是少年美貌。只見從那美貌之中。透出一股殺氣。雖不見他殺人。那種溫柔體態。倒像比刀還見利害。越看越怕。惟恐日後命喪他手。更是心冷如冰。體軟如綿。一連兩夜。國王費盡心機。終成畫餅。雖覺掃興。氣惱。因河道一事。究竟牽挂。不敢把他奈何。後來同國舅議定治河一事。思來想去。留此無用。只得將他送歸樓上。索性把纏足抹粉一切工課。也都蠲了。林之洋得了這道恩赦。雖未得歸故鄉。暫且腳下鬆動。就只不知將來可能放歸。又不知前日衆百姓爲何喧鬧。細問宮娥。都是支吾。這日正在思鄉垂淚。有個年輕世子走來下拜道。兒臣聞得天朝有位唐貴人來此治河。俟河道治好。父王卽送阿母回去。兒臣特地送信。望阿母放心。林之洋把世子攙起。細問纔知揭榜一事。因垂淚道。蒙小國王念俺被難。前來送信。俺

林之洋倘骨肉團圓。惟有焚香報你大德。俺妹夫道河治完。還求送俺一信。更望在老國王跟前替俺美言。早放俺回去。便是俺救命恩人了。世子上前替林之洋揩淚道。阿母不須悲傷。兒臣再去探聽。如有佳音。卽來送信。說罷去了。林之洋自從國王送回樓上。衆宮娥知他日後仍回天朝。並非本國王妃。那個肯來照管。往往少飯無茶。十分懈怠。幸虧世子日日前來照應。茶飯始得充足。林之洋深爲感激。不知不覺將及半月。兩足雖已如舊。但穿上男鞋。竟瘦了許多。這日子恩恩走來道。稟告阿母。唐貴人已將工程辦完。今日父王出去看河。十分歡喜。因唐貴人乃天朝貴客。特命合朝大臣許多鼓樂護送歸舟。並送謝儀萬兩。開得明日卽送阿母回船。兒臣探聽真實。特來送信。林之洋歡喜道。俺自老國王送回樓上。蒙小國王百般照應。明日回去。不知甚時相見。俺林之洋只好將來再報大情。世子見左右無人。忽然跪下垂淚道。兒臣今有大難。要求阿母垂救。如念兒臣素日一點孝心。大發惻隱。兒臣就有命了。林之洋忙攙起道。小國王有甚大難。快告俺知。世子道。兒臣自從八歲蒙父王立儲。至今六載。不幸前歲嫡母去世。西宮阿母專寵。意欲其子繼立。屢次陷害兒臣。幸而命不該絕。近日父王聽信讒言。痛恨兒臣。亦有要殺兒臣之意。此時若不遠走。久後必遭毒手。況父王指日卽往軒轅祝壽。內外臣僕莫非西宮羽翼。兒臣年紀既幼。素日只知閉戶讀書。又無心腹。安能處處防備。一經疎虞。性命難保。阿母如肯垂憐。明日回船。將兒臣攜帶同去。倘脫虎穴。自當銜環結草。以報大恩。林之洋道。俺們家鄉風俗。與女兒國不同。若到天朝。須換女裝。小國王作男子慣了。怎能改得。就是梳頭裹脚。也不容易。世子道。兒臣情願更改。只要逃得性命。就是跟着阿母粗衣淡飯。我也情願。林之洋道。俺帶小國王同去。宮娥看見。這便怎處。莫若等俺回船。小國

王暗地逃去。豈不是好。世子聽了。連連搖頭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以行路之人而強納之。其思遁也宜矣。至於父子之親。亦復離心離德。無他人慾深而天倫薄。重色之害。可以垂鑑。蔬菴識。

第三十七回 新貴妃反本爲男 舊儲子還原作女

話說世子搖頭道。兒臣無事不能出宮。即使出去。亦有護衛。何能一人上船。好在近日衆宮娥不來伺候。明日阿母上轎。兒臣暗藏轎內。即可出去。務望阿母攜帶林之洋道。只要小國王辦的嚴密。俺自遵命。到了次日。國王命人備轎送林之洋回船。並命衆宮娥替林之洋改換男裝。伺候上轎。世子在旁。看見人衆。惟有垂淚。十分着急。忙到轎前附耳道。此時耳目衆多。不能同去。兒臣之命。全仗阿母相救。若出十日之外。恐不能見阿母之面。兒臣住在牡丹樓。切須在意。送了幾步。哽咽而去。林之洋回到船上。原來國王昨日備了鼓樂。已將唐敖多九公護送回來。此時林之洋見了唐多二人。惟有再三拜謝。呂氏婉如蘭音也。都相見。真是悲喜交集。林之洋道。妹夫到海外原爲遊玩。那知是俺救命恩人。俺在那裏受罪。本要尋死。因得夢兆。必有仙人相救。俺纔忍耐。今仙人還不賞光。卻虧妹夫救俺出來。多九公道。這是林兄吉人天相。所以湊巧得唐兄同來。當日路過黑齒。唐兄曾有以德報德之話。今日果然應了。可見林兄這場災難。久有預兆。我們何能曉得。唐敖道。舅兄爲何步履甚慢。難道國王果真要你纏足麼。林之洋見問。不覺又是好笑。又是愧恨道。他把俺便算婦人。做他的老婆也罷了。偏偏要穿耳纏足。俺這兩脚。好像纔出閨的新婦。又像新進館的先生。這些時。好不拘束。偏那宮人要早見功。又用猴骨熬湯替俺薰洗。今雖放的照。

舊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喫兩杯。只覺害酒軟弱。至今還是無力。當日上去賣貨。曾有一個螳蛛落在脚上。那知卻是這件喜事。婉如道。爹爹耳上還有一副金環。俺替你取下來。林之洋道。那穿耳宮娥。也不顧死活。揪着耳朵。就是一針。今日想起。俺還覺痛。這總怪厭火國囚徒。把俺鬚鬚燒去。嘴上光光的。國王只當俺年輕。纔有這番災難。聞得國王昨日送妹夫回船。還有謝儀一萬兩。可送來麼。唐敖道。久已送來。舅兄何以得知。林之洋將世子屢次送信。諸事照應。並後來求救各話。備細說了。唐敖道。世子既有患難。我們自應設法救他。況待舅兄如此多情。尤當以德報德。且世子若非情急。豈肯把現成國王棄了。反去改換女裝。投奔他邦之理。我們必須把他救出。方可起身。九公以爲如何。多九公道。以德報德。自應如此。若如何設法。必須商酌萬全。纔好舉行。林兄在宮多日。谿徑最熟。可有妙計。唐敖道。這位世子。可像歧舌世子。如會騎射。就易設法了。林之洋道。世子雖是男裝。他是女人。未必曉得騎射。妹夫如真心救他。俺倒有計。除了妹夫。別人都不能。唐敖道。此等仗義之事。用着小弟。無不效勞。不知是何妙計。林之洋道。據俺主意。到了夜晚。妹夫將俺馱上一同攬進王宮。將他救出。豈不是好。唐敖道。王宮甚大。世子住處。舅兄知道麼。林之洋道。世子送俺時。他說住牡丹樓。他們那裏牡丹甚高。到了開時。都是登樓看牡丹。俺們到彼。只檢牡丹多處找他。自然見面了。唐敖道。今晚且同舅兄攬進王宮。看是如何。再作計較。多九公道。林兄因感世子之情。唐兄只知惟義是趨。都是忿不顧身。竟將王宮內院視爲兒戲。請教二位。彼處既是宮院。外面豈無兵役把守。裏面豈無人夫巡邏。二位進去。倘被捉獲。不知又有甚麼良策。據老夫愚見。還須慢慢商量。如此大事。豈可造次。唐敖道。小弟同舅兄至彼。自然加意小心。相機而行。豈敢造次。九公只管放心。

到了下午用過晚飯。唐敖身上換了一件短衣。林之洋也把衣服換了。因向日所穿舊鞋甚覺寬大。卽命水手上去另買一雙合脚的。結束停當。天已昏黑。呂氏恐丈夫上去又惹是非。再三苦勸。林之洋那裏肯聽。卽同唐敖別了多九公。踱進城來。走了多時。來到王宮牆下。四顧無人。唐敖馱了林之洋。將身一縱。攔上牆頭。四處眺望。只聽裏面梆鈴之聲。絡繹不絕。隨卽越過幾層高牆。梆鈴之聲漸覺稀少。唐敖輕輕說道。舅兄。你看此處鴉雀無聞。甚覺清靜。大約已到內院了。林之洋道。迎面這些樹木。想是牡丹樓。俺們下去看看。唐敖隨卽攔入院內。林之洋輕輕跳下方纔腳踰實地。不防樹林跳出兩隻大犬。狂吠不止。將二人衣服咬住。那些更夫聞得犬吠。一齊提着燈籠。如飛而至。唐敖措手不及。連忙摔脫惡犬。將身一縱。攔上高牆。衆人趕到林之洋跟前。提燈照道。原來是個女盜。內中有個宮人道。你們不可胡說。這是國主新立王妃。不知爲何這樣打扮。夤夜至此。必有緣故。國主正在夜宴。且去奏聞。請旨定奪。隨卽啓奏。立刻帶到豔陽亭。國王一見。登時把憐香惜玉之心。又從冷處熱轉。過來道。孤家已命人送你回去。此時你又自來。是何意見。林之洋見問。無言可答。惟有發殘。國王笑道。我知你意了。你捨不得此處富貴。又來希冀孤家寵幸。你既有此美意。我又何必固卻。只要你從此將足纏小。自然施恩。收入宮內。你須自己要好。莫像從前任性。將來自有好處。分付宮人。卽送樓上。改換女裝。仍派從前宮娥照舊伺候。俟足纏好。隨卽奏聞。以便擇吉入宮。衆宮娥答應。將林之洋攙到樓上。香湯沐浴。換了衣服。仍舊梳頭纏足。林之洋忖道。今日俺雖被難。喜得妹夫未被捉獲。他今攔在牆上。必探俺的住處。前來相救。俺且用話把宮人驚嚇。驚嚇省得兩足又要喫苦。因說道。俺今日情願進宮。恨不能兩足纏小。好向國王成親。不勞諸位混來動手。你們

待俺有情義。俺日後進宮。也有情義。你們待俺利害。少不得俺有報讎日子。俺要報起來時。莫講你們幾個臭宮娥。就是各宮王妃。俺要他命。他也脫不過的。衆宮娥聽了。因想起當日啓奏打肉各事。惟恐記恨。一齊叩頭。只求王妃高擡貴手。莫記前讎。林之洋道。俺只論已後。不講從前。你們莫怕。只管起來。你們教俺莫記前讎。只要依俺三件事。衆宮娥立起道。任憑多少。奴婢無有不遵。不知那三件。只管分付。林之洋道。第一件。纏足搽粉各事。俺自動手。不准你們費心。可依得。衆人道。依得。林之洋道。第二件。世子如來同俺說話。不勞你們立在跟前。可依得。衆人道。依得。請問第三件呢。林之洋道。這裏樓房許多。你們另住一間。不要同俺一房。這件可依得。衆人聽了。都默默無言。林之洋道。想是怕俺一人在內。夜間逃走。也罷。俺在裏間居住。你們都在外間。裏面樓窗。每到夜晚。你們上鎖。將鑰匙領出。這樣嚴緊。難道還不放心。俺要逃走。今日也不來了。衆宮娥聽了。都一齊應道。這件也依得。於是忙忙亂亂。各去張羅牀帳。林之洋假意用力把腳裹了。衆人方纔放心。天有二更。衆宮娥把樓窗鎖好。領了鑰匙。各去睡了。不多時。鼾聲如雷。將及三鼓。林之洋睡在牀上。忽聽樓窗有人彈指聲。忙到窗前輕輕問道。外面是妹夫麼。唐敖道。我自從摔脫惡犬。攛在高牆。後來見衆人把你送到樓上。我也就跟來。此時衆人已睡。你作速開門。隨我回去。林之洋道。樓窗上鎖。不能開放。若驚醒他們。加意防備。更難脫身。據俺主意。妹夫且去。明日俺同小國主商量計策。你只看樓上挂有紅燈。即來相救。速速去罷。唐敖答應。只聽颼的一聲去了。次日世子聞知。前來探望。林之洋告知詳細。世子不覺感激涕零道。恰好明日乃兒臣誕辰。阿母可分付宮娥備宴。與兒臣慶壽。將宴送至兒臣那邊。自有道理。林之洋點頭。即命宮人預備送去。天將掌燈。世子命宮人邀樓上衆宮娥。

前去喫酒。衆人聞世子賞宴，個個歡喜，都要爭去。林之洋隨命衆人去了。世子見宮娥全去，忙到樓上，開了樓窗，挂起紅燈，忽從窗上攛進一人。世子知是唐敖，連忙倒身下拜。唐敖忙攙起道：「這位莫非就是世子麼？」林之洋連連點頭。唐敖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走罷。」於是把林之洋馱在背上，懷中抱了世子，將身一縱，跳在牆上，一連越過幾層高牆，纔攛到宮外，放下世子。林之洋也從肩上跳下，幸有微月上升，尚不甚黑。三人一齊趲行，越過城池，來至船上，見了多九公，隨即開船。世子換了女裝，拜林之洋爲父，呂氏爲母，見了婉如、蘭音，十分相契。多九公問起名姓，纔知世子姓陰，名若花。唐敖聽見花字，猛然想起當日夢中之事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奇哉唐公忽爲秀才，忽爲博士，忽爲治水之官，均不失書生面目。尤奇者，黑夜能作崑崙之僕，噫，汝不是仙，應是賊。唐公之謂歟。蔬菴識。

第三十八回 步玉橋茂林觀鳳舞 穿金戶寶殿聽鸞歌

話說唐敖聞世子名叫若花，當日忖道：「夢神所說十二名花，我到海外處處留神，至今一無所見，惟所遇女子莫不以花木爲名，卽如娥兒，又名蕙兒，紅紅又名紅薇，亭亭又名紫萱，其餘如廉錦楓、駱紅蕖、魏紫櫻、尹紅萸、枝蘭音、徐麗蓉、薛蘅香、姚芷馨之類，並無一人缺了花木。我正忖度莫決，今日忽然現出若花二字，莫非從此漸入佳境，倒要留心了。」次日，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偶然說起，那日同國王成親，虧俺給他一概弗得知，任他花容月貌，俺只認作害命鋼刀，若不耐了火性，那得有命回來。唐敖道：「據這光景，林兄竟是柳下惠坐懷不亂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本以酒爲命，自從在他樓上，恐酒誤事，酒到跟前，如見毒藥一般。」

隨你甚等美酒。俺總不喫。就只進宮那日。俺要借着裝醉。喫了兩杯。除此並無一滴入口。若比古人。不知又叫甚麼。多九公道。當日禹疏儀狄。絕旨酒。今林兄把酒視爲毒藥。如此說來。尊駕又學大禹行爲了。林之洋道。他們國中以金錢爲貴。俺進宮第二日。國王命宮人賜俺珠寶。並命收掌金錢。宮人每月送俺金錢一擔。隨俺用度。俺看那錢就如糞土一般。並不被他打動。若比古人。不知又叫甚麼。唐敖道。當日王衍一生從不言錢。他的妻子故意將錢放在房中。擋住走路。意欲逼他說出一個錢字。誰知王衍看見。因堵住走路。教他妻子把阿堵物拿開。畢竟總不言錢。無非嫌他銅臭。所以絕口不談。那知今人一經講起銀錢。心花都開。不但不嫌他臭。莫不以他爲命。並且歷來以命結交他的。也就不少。你只看那錢字。身旁兩個戈字。若妄想親近。自然要動干戈。鬧出人命事來。今舅兄把他視如糞土。又是王衍一流人物了。林之洋道。俺在樓上被他穿耳。毒打倒吊。這些魔難。不過一時。都能耐得。最教俺難熬的。好好兩隻大腳。纏的骨斷筋折。只剩枯骨包着薄皮。日夜行走。十指連心痛的要死。這般凌辱。俺能忍受。逃得回來。只怕古人中要找這樣忍耐的。也就少了。多九公道。當日蘇武出使匈奴。喫盡千辛萬苦。數年之久。方能逃回。也算受盡苦楚了。林之洋道。俺講的並非這個。要請問受人百般凌辱。能殼忍耐的。不知古人中可有一個。唐敖道。若講能殼忍耐的。莫若本朝去世不久的婁師德了。他告訴兄弟。教他唾面自乾。人唾他面。他能聽其自乾。可見凡事都可忍耐。以此而論。舅兄又是婁師德一流人物了。多九公道。林兄把這些都能看破。只怕還要成仙哩。唐敖笑道。九公說的雖是。就只神仙從未見有纏足的。當日有個赤腳大仙。將來只好把林兄叫作纏足大仙了。三人說說笑笑。行了幾時。這日唐敖立在舵樓。遠遠望去。只見對面霞光萬道。

從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。多九公把羅盤看一看道：「唐兄，前面已到軒轅國。此是西海第一大邦。我們要暢遊幾日了。當時到了軒轅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脚已養好，自去賣貨。唐多二人上岸，遠遠望那城郭，就是峻嶺一般，巍巍蕩蕩，景象非凡。唐敖道：「城郭離此還有若干路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前面有座玉橋，過了玉橋，穿過梧桐林，不過三四里，就可到了。不多時，步過玉橋，迎面無數梧桐，一望無際。桐林之內，俱是鳳凰，來往飛騰。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言：『軒轅之邱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』果然不錯。只說那邊有對鳳凰，來來往往，一上一下，盤旋飛舞，就如錦繡一般。越看越愛，不覺讚好道：「前在麟鳳山，雖見鳳凰，卻未看他飛舞。那知此處卻有如此大觀。多九公道：「唐兄，既要領略此國風景，何不且到城中。此地鳳凰如別處鷄鴨一般，到處皆是。若看鳳舞，終日還看不完哩。唐敖聽罷，即出梧桐林，走了多時，田野中已有人煙，都是人面蛇身一條蛇尾，盤交頭上，衣冠言談，與天朝無異。舉止面貌，亦甚秀雅。走進城來，街市雖有數十丈之寬，那些作買賣，來來往往，仍是捱擠不動。市中所賣鳳卵，如別處雞蛋一樣，擺列無數。忽聽吆喝，街上人都向兩旁閃開，只見一人手執一柄黃傘，寫着「君子國」三個大字，傘下罩着一位國王。生得方面大耳，品貌端嚴，身穿紅袍，頭戴金冠，腰中佩劍，許多隨從，騎着一匹文虎過去。隨後又有一傘，寫着「女兒國」，傘下罩着一位國王。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紅，頭戴雉尾冠，身穿五彩袍，騎着一匹犀牛，也是許多跟隨，簇擁過去。唐敖道：「此時君子、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，不知何故？莫非都屬軒轅所轄，前來朝賀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們各霸一方，向來並無統屬。此番到此，大約素日契好，前來拜望，亦未可知。唐敖搖頭道：「小弟記得，我們自從今正來到海外，所過之國，第一先到君子，其次大人、淑士，以至女兒，共計三十國，走了九月之久，纔到此地。」

若君子國王來此，往返豈不要走半年之久。如此遙遠，特來拜望，只怕未必。多九公道：我們因要賣貨，不問道路遙遠，只檢商販通處繞去，所行之地，並非直路，所以耽擱。他們直來直往，何須多日。當日我們在君子國同吳氏弟兄閒談，他家僕人曾有國王要到軒轅之說。前在女兒國，若花姪女在宮，亦向林兄言過。國王要來軒轅，可見二位國王俱走在我們之後，卻到在我們之先，直來直往，即此可爲明證。但這兩國畢竟爲何到此，待老夫且去打聽。不多時回來道：此番我們來的湊巧，此地國王乃黃帝之後，向來爲人聖德，凡有鄰邦，無論遠近，莫不和好，而且有求必應，最肯排難解紛。每遇兩國爭鬪，他卽代爲解和。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，活了若干民命。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壽，臣民俱獻梨園祝嘏，遠近各國齊來慶賀。明日就是壽誕之期，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，大排筵宴。殿外共有數十處梨園演戲，無論軍民只管進去瞻仰，竟是與民同樂，共躋壽域之意。我們何不同去看看。唐敖聽罷，不勝之喜，隨卽舉步道：請教九公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壽。多九公道：老夫記得古人言：軒轅之人，不壽者八百歲，大約千歲還不算高壽哩。唐敖道：以此看來，軒轅之人雖非大羅神仙，也可算得地仙了。當日軒轅黃帝騎龍上天，小臣不捨，有持龍鬚而墮的，有抱其弓而號的，那些小臣既有隨去之意，何必這等號呼。若凡心未退，縱能跟去，又有何益。倘主意拿定，心如死灰，何處不可去。又何必持其龍鬚以爲依附，未免可笑。多九公道：難道今日唐兄之心已如死灰麼。唐敖道：豈但今日，多九公笑道：唐兄又要發猷了。說笑間，迎面有座沖霄牌樓，霞光四射，金碧輝煌，上有四個金字，寫的是禮維義範，穿過牌樓，又是一座金門，走過金門，纔望見千秋殿。那殿約有十餘丈高，極其寬大，四面都是亭臺樓閣，將千秋殿環抱居中，各處音樂不斷，接接連連。

都是梨園演戲。唐敖一心要看國王。無心看戲。直向千秋殿走來。殿外立着一對青鸞。身高六尺。尾長一丈。其形如鳳。渾身青翠。鳴的悠揚宛轉。就如五音齊奏一般。唐敖道。怪不得古人以鸞鳴叫作鸞歌。真比歌兒唱的還妙。九公。你看那個身形略小的。想是雌鸞了。爲何雄鳴他鳴。雄不鳴他。也不鳴呢。多九公道。那個小的。雖是雌鸞。其實名和禮云。在與則聞鸞和之音。上古之時。鸞與甫動。此鳥輒集車上。雄鳴於前。雌應於後。所以雄鳴雌也鳴了。原來殿上也是演戲。那看的人。雖如人山人海。好在國王久已出示。毋許驅逐閒人。悉聽庶民瞻仰。二人擠在人叢中。也步入殿內。只見主位坐着軒轅國王。頭戴金冠。身穿黃袍。後面一條蛇尾。高高盤在金冠上。殿上許多國王。都是奇形怪狀。唐敖略看了一遍。內中除君子大人。智佳。女兒各國的略曉得。其餘俱是素昧平生。因暗暗問道。請教九公。小弟聞得軒轅之人。有尾交首上之說。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。其餘這些國王。除了我們到過的。內中許多奇形怪狀。小弟看來。看去只覺眼花撩亂。辨不明白。那邊有位國王。頭上披着長髮。兩腿伸在殿上。約有兩丈長。其國何名。多九公輕輕答道。這是長股國。又名有喬國。我們中原以雙木續足。叫作高蹻。就是做他作的。長股之旁。有位國王。一個大頭。三個身軀。名叫三身國。三身對面。有個身有雙翼。人面鳥嘴的。名叫驩兜國。上首有位頭大如斗。身長三尺的。名叫周饒國。就是能做飛車的。周饒迎面。有位脚脛相交的。名叫交脛國。交脛旁邊有位面中三目。一隻長臂的。名叫奇肱國。奇肱下首坐着一位三首一身的。名叫三首國。唐敖道。那邊一位三身一首。這邊一位三首一身。兩位設或對看。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。林之洋聽見此處演戲。也來殿上。恰好三人遇在一處。唐敖道。這些國王。舅兄都熟識麼。林之洋看了。也有認得的。也有認不得的。諸如

三苗丈夫之類。都向多九公暗暗請教一番。唐敖道：「內中有個舅夫國九公，可曾看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海外各國老夫雖未全到，但這國名無有不知。從未見有舅夫之說。」唐兄從何見來？」唐敖道：「林兄是小弟妻兄，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，以此而論，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舅夫麼？」多九公笑道：「若論親眷，唐兄還是女兒國王的妻妹婿哩。」據老夫愚見，林兄須要躲避躲避，惟恐令夫見你在外丟醜，把腳放大一時氣惱，倘命保母過來，那定痛人參湯。老兄又要吃一杯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二位也躲避躲避纔好。」俺聞黑齒國王背後狠怪你們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們同他毫無干涉，為何妄怪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說自從你們到他國中談了一回文，把他國中文風弄壞，至今染了你們習氣，還是黑氣衝天哩。」唐敖道：「如今淑士國王四處訪拿獵戶，智佳國王四處訪拿和尚，聞得也因談文弄的禍根。」舅兄可曉得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不曉得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，只怕鳥槍打同那到處化緣舊案發作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兩位國王如把俺捉去，俺在他跟前多稱幾個晚生，自然把俺放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你看殿上厭火國王那張大嘴，忽有火光冒出。」林兄小弟鬚鬚要緊，此時纔留幾根，莫被燒去。」教人看着眼饞，又要弄出穿耳裹腳那些花樣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談笑風生，莫不令人解頤，其實皆本文前後線索也。勵之疏菴識。

第三十九回 軒轅國諸王祝壽 蓬萊島二老遊山

話說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嘲笑，招架不住，漸覺詞鈍。因衆國王在殿上閒談，就勢說道：「九公且莫鬬趣，你看那邊智佳國王同軒轅國王說話，他把軒轅國王稱作太老太公，這是甚麼稱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智佳之人向來壽數最短，大約不過四五十歲，就算一世，今軒轅國王業已千歲，若論世誼，同他二十代祖宗就算